灯花

应公布含二甘醇牙膏品种

赵光瑞

国家质检总局七月十一日发出公告要求，从即日起，禁止含二甘醇成分的牙膏出口和进口：牙膏生产企业不得使用二甘醇作为原料。但国家质检总局办公厅有关负责人又向媒体表示，根据论证，长期使用二甘醇含量低于百分之十五点六的牙膏，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因此质检总局未建议在售含二甘醇牙膏下架，消费者可以放心使用。

近日来，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大陆生产的含有二甘醇的牙膏实行召回下架。我们『根据论证』，认为这些含二甘醇的牙膏仍属安全范围。决定今后不在牙膏中使用二甘醇原料，似乎只是为了避免国际间的贸易纠纷。但是，作为消费者，人们有选择消费的权利，有理由知道，在售含有二甘醇的牙膏都是哪些品牌，各自的含量又是多少？国家相关部门也有告知社会的责任。如果不能让人们明明白白地『放心使用』，那么这样的『放心使用』是盲目的、被动的，不能不说含有一定的陷阱成分。

要我选择，我就不选这些被外国拒绝的产品。因为从技术和实践看，我们一般没有比别人更高明的证据。含毒的产品，怎么说都是一种威胁，哪怕只是『微量』，终没有不含毒的更安全吧？据说，这种牙膏目前所占的市场份额不大，今后又不再生产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干脆下架，作个彻底了结呢？或许这才是应对『二甘醇风波』更为积极和现实的思路，更有利于作长期打算。那种极力企图说服中外消费者接受含二甘醇牙膏的做法，显然不够明智。

其实，那些含二甘醇的牙膏，下不下架无所谓，相信在消费者的心中已经下架了。生产企业必须重视这一点。不信走着瞧！

斯洛伐克的街头雕塑

戴瑞同

四五十岁以上的中年人，叫起“斯洛伐克”这个国家的名字，恐怕还有些拗口，上世纪90年代初，捷克斯洛伐克联邦两兄弟分家，似乎还是不远的事情。

在捷克斯洛伐克时期，捷克每年都在财政上补贴斯洛伐克。但是，依靠这笔补贴维持了一个较高生活水准的斯洛伐克人并不领情，也没有心安理得，于是酝酿分家，斯洛伐克人想得很明白，花自己的钱赢得尊重，比什么都重要。1993年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终于解体。

今夏，当我来到这个国家的首都布拉迪斯拉发，浮光掠影的观光中，感觉到这里的贫乏和单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简陋的火柴盒建筑，夹插在欧式老建筑里，颇不协调。和欧洲的其他国家相比，这里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经典古建筑，也不见街面的奢华和霓虹的闪耀。但是首都市中心广场有条安静的老街，老街上那一座座黄铜雕塑却是妙趣横生，令人称奇。不得不佩服雕塑家的别具匠心，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幽默，无声地为这个年轻的国家添加着活力和色彩。

从一个真实的窨井里，钻出一个头戴钢盔的中年男人。这座高度不到50厘米的黄铜雕像，伏在地面上笑咪咪地看着来往的行人，他那圆圆的脸形圆圆的鼻子，调皮可爱，极像当年耳熟能详的“好兵帅克”。这是谁呢?越来越多的围观者带着各自的悬念细细琢磨，但最后揭开的谜底却让大家出乎意料。原来这是一位普通城市环卫工人，大名“古米”。一夜滂沱大雨之后，这位“古米”在下水道完成了抢修排险，钻出窨井那一刻，嘴角露出一抹轻松的笑意，尽管他的钢盔还沾着泥水，他的外衣湿透了……多么独特的创意！也许是欧洲人特有的浪漫，这座作品的名字让中国游客一阵哄笑：“裙下的风光真美丽”。

我还看到一尊年轻军官的铜像，他身披大衣，头戴一顶标准的拿破仑帽，弯腰伏在一张长条椅上，帽檐遮住了他半个脸，看不清他是得意还是忧愁。这难道是拿破仑？然而又一想，不对啊，这里是斯洛伐克，不是法国，怎和拿破仑扯上关系？正在疑惑之际，我抬头看见了塑像身后的一幢大楼墙上，斜插着一面法国国旗随风飘扬，终于找到了答案，原来这里是法国驻斯拉伐克的大使馆。

沿街一路走来，还有猫在墙角边悄悄拍照的狗仔摄影师，小店门外举手向你招呼的胖伙计，老气横秋的日本武士等等，一条十几分钟就可走完的老街，我们看了两个小时还嫌不够。临走之前，似乎意犹未尽，又回转身去，和古米、拿破仑一一告别。

与所有的欧洲城市一样，布拉迪斯拉发的街头也有不少巨型雕塑，无非是一些与本国历史有关的君主，国王，思想家，文学家以及宗教界人士的塑像。然而，这些如下水道修理工，假拿破仑的雕塑小品，构思独特，更加贴近生活，给城市形象注入了新的生命，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回味无穷。有位作家把这位“古米”先生喻之为“黄铜的幽默”，所谓欧洲，就是用古旧的黄铜雕塑铸于街市的闲散和幽默。我想也是，不善喧嚣，不事张扬，但见品质，这是一种深层的风度。

夜光杯

补孝

费林

傍晚，我办完事骑着自行车往家里赶，经过古城区东隅一条小巷时，发现在一所老年公寓大门口，一穿蓝大褂的人好眼熟呀。我正边走边打量他时，他也认出我来了。哦，原来是以前的邻居欣元。

欣元邀我坐进门卫室，客气地给我泡了杯茶。欣元说他已经从厂里退休，还有点劲道，就出来发挥余热。朋友介绍了好些个工作岗位，有园林收票员、社区保洁员，还有农贸市场的协管员，他都没有去。后来有位朋友介绍他到这家敬老院来当了门卫。听了这话，我心里不由一动。

才交谈了一会儿，欣元说快开晚饭了，要去食堂看看。他说许多年不见了，要与我多谈谈，让我稍待。我以为他是去食堂拿份饭，很快就会回来。可等了一会儿却不见他来，不辞而别当然是不礼貌的，我想就再等等吧。就在这时，欣元出现在门外，只见他双手小心翼翼地拿着一只长方形托盘，盘里是一份晚餐。但他没有走进门卫室，而是向对面的老人宿区走去。我的目光随他的身影慢慢移动，蓦地，悬在老人住室区大门口的大红横幅上的7个大字跃入我的眼帘——“替天下子女尽孝”。我看着欣元穿过这横幅走进了老人住宿区。

此刻，玻璃窗外一片空白，我的眼前却浮现出十多年前，欣元双亲寂寞死去的情景。欣元的双亲都是服务行业的退休职工，母亲患有老年癔症，欣元是他们的独生子，从小宠爱有加。欣元结婚后搬出另住，却很少回来看望父母，偶尔回来，又总想着“刮”一点回去。终于有一天上午，他父亲患病死去了，待有病的母亲发觉已是傍晚。欣元从小不懂家事，一切事都是父母为他挡在前头，这下面对父亲的遗体他竟一筹莫展。我那天正好在家，就过去帮忙料理了后事。

欣元父亲故后，欣元仍让病母独居老屋，不久老娘也在昏呓中辞世……

“喔唷，让老兄久等了，我为12名老人送了晚饭。”欣元回来了，手里拿着两份盒饭，硬要留我在门卫室吃便饭。恭敬不如从命，我就同欣元边吃边聊起来。欣元说：“这里人手少，开饭时全体出动，要全心全意为老人服务。有时，我看着老人吃饭，就想起已故的双亲，我真对不起他们啊！”

我仔细看着欣元，说：“欣元啊，要是当年有这样的老年公寓，你父母的晚年生活就好喽。”

“唉，别提了，别提了……我当年真是混账，竟会一点也不懂得孝敬老年父母。老兄，现在我每天都在受教育，每天都在受鞭打啊。我要在这里努力工作，多补补孝！”

我为欣元的“补孝”而高兴，虽然是晚了，但到底懂得孝了。

小树

曾珍

在我眼里家中最美的地方是小院。小院里有棵树，它在我家落户有20年了，是当年父亲花了7角钱买来的，尺把高的小树苗栽在小院的一角。那时我在南京工作，每次回上海来去匆匆，对小树从没有刻意关注过，倒是儿子提着小水壶浇水忙碌。以后每次回上海，儿子总喜欢和小树比身高，终于有一天，小树超出了儿子。时过境迁，现在儿成了一米八六身高的帅小伙，小树则成了两层楼高的大树了。

感觉小树的存在，是在我回上海工作以后。早上去上班，开了大门，庭院的水泥地铺撒了一层金色的落叶。我喜欢这种原生态的感觉。

晚饭后的空闲时间，我常去看叶、听叶，这成了我一种特别的享受。来到小院轻轻转动着腰肢，活动一下筋骨，等着清风的吹来。那时便会有“嗖嗖”的声音，树叶纷纷扬扬地落下。有时没有一丝风，偶尔也会掉下一两片树叶，我会去捕捉那细小的声音。小院非常安静，这来自于自然的声音，会让我联想翩翩……

小树还开花，它浓郁的花香引来了小蜜蜂，小蜜蜂“嗡嗡”声又给我们送来一份忙碌的快乐。

父亲说，当年花农告诉他小树叫“传香”（谐音）。

父亲走了快4年了，而他亲手栽下的“传香”却枝叶茂盛，它已经伴着我们走过了20个寒暑春秋，它就是我们家的一份子。小树浓浓的树荫为我们遮风挡雨，常青的树叶给小院带来了生气。站在树下，我会经常怀念九泉下的父亲，小树联系着天上人间两个世界……

剪纸藏书票 赵澄襄

『指名道姓』的灯谜

乔山浩

谜话

如果你经常猜谜的话，一定遇到过谜面上出现人的名字或是别号等把姓氏隐藏在谜底里的灯谜。例如：“年少有为”打常用词“小康”（注：“有为”在此别解为“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康有为的名字，以此扣“康”；“年少”扣“小”）。又如：“公路设站”，打影视演员一，谜底“袁立”。原来“公路”，在这里也是别解为人的名字：东汉时，袁术，字公路，故扣一“袁”字；另以“站”扣一“立”字；“设”在面句里仅起粘合作用（灯谜术语称为“抱合字”），不过也有故意“忽悠”猜者的作用，存心诱人往交通运输上去寻底。上述二谜，都在谜面上设坎，只消多读不难识破。

比较难对付的是，把人名的字号暗置于底中的灯谜，那就需要猜者具有较广的知识面，要对名人的字、别号，乃至昵称等熟悉，这样才能准确无误地解出答案。例如：“囚禁张学良”，打元曲作家一，谜底为“关汉卿”（注：“汉卿”在此别解为抗日名将张学良姓名里的“字”）。又如：“张治中夫妇合影”，打四字出版用语“文白对照”。这里的“文白”是别解为有“和平将军”之称的张治中先生的“字”；“对照”别解为“两人之照”；原底本义为“文言白话对应印出”之意。再如：“家翁黄晦闻”，打纪念日一，谜底为“父亲节”（注：家翁即父亲；“节”在此作近代广东名诗人黄节的名字解，“晦闻”是他的“字”）。

然而，最令人棘手的是，狡黠的谜作者把名人的绰号、别称和昵称等埋伏在谜底里，叫人难以捉摸。比如下列两谜：1.“盟主齐桓公”，打新称谓一；2.“包拯手迹”，打外国影片名一。第一条，须知“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的小名叫“小白”，这样才能猜出谜底为“小白领”（注：别解为小白在领导诸侯）；第二条，应当明白包青天在民间有个昵称叫“包黑子”，据此，方可得出谜底为《黑皮书》（注：别解为“是这个‘黑皮’书写的”；“黑皮”，沪语戏指皮肤黑的人，即北方人所说的“黑子”）。

买菜的学问

耿宝文

星期天，妻子买回一些菜，让我拾掇拾掇。我刚择了几根豆角，就埋怨开了妻子：“你买菜咋这么粗心，没看到这豆角好多被虫子咬了吗？”妻子斜了我一眼，以教训的口吻说：“你懂个啥，那些看着光鲜的蔬菜，还不是用农药保的。虫子愿意咬的菜说明了什么，告诉你，是农药喷得少！”妻子的一席话使我顿时有醍醐灌顶之感，没想到买个菜还有这么多的学问。后来，我又从妻子那儿陆续学到了一些买菜的“秘诀”，比如肥大的叶菜含有催生素，很硬的豆腐是添加了食用皮胶的结果，还有注水肉、含有吊白块的银耳、被硫磺熏过的粉丝……

在左邻右舍眼里，妻子在买菜方面俨然成了专家。我听了，心中却有说不出的苦涩。是谁培养了这样的“专家”，谁又该为此感到悲哀？

一只枕头

张仁菊

表弟一行三人来上海出差，我向他们推荐我家附近一家假日酒店。因为那家酒店备有各式各样的枕头，其中就有许多人习惯的荞麦皮枕芯的枕头。三人都很高兴，说自己每次因为睡不惯松松软软的海绵枕头而使整个出差过程打不起精神。一个很简单的枕头，竟然成了酒店吸引客源的卖点。

闲做木工也快乐

彭波

那年，我去旧货市场上闲逛，突然看到一把木制椅子，古朴、典雅，特别是那椅背架，线条非常流畅，让人看了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像这样的椅子放进家中该有多美呀，想买，却贵得很，当时，我灵感涌现，想做一把这样的椅子。

我曾干过木工，后来随着机械化的提高，这个职业被淘汰，我也改了行，可木工工具却都在。回到家，我把那些工具找出来，又是磨又是锉的，很快，工具崭新如初。

有了工具，买上好木料，双休日，我就把木工凳扛出来，沏一壶好茶，打开收音机，一边喝茶，一边欣赏音乐、评书、小品，一边做我的木工活。我先在电脑上设计好椅子的样式，按照黄金分割原理，光椅背的曲线图就设计了十几张，直到满意为止，这样，再用立体图把尺寸定好，这才开始下料。

七夕会 赏心乐事

做这种活，完全为了一种消遣，一种闲情逸致，做工就特别仔细、认真，宁慢勿快，不急于求成。对椅子上的每一块木料，结构方式，但求做得细腻温润，配合起来天衣无缝，三个月的时间，这把椅子才做成。椅子做好了，我把它打磨得非常细腻，不用漆，保持原始状态，当这把椅子放进屋子里，顿时，屋里竟然有种蓬荜生辉之感，当时，一种成功的快乐油然而生。

可从此，我深深地爱上了木工活，只要看中的家具、饰品，只要是样式好，我就自我设计，用木料把它制作出来。一次，我去朋友家看到一个木制梳妆台，古里古气的，上面镶嵌的玻璃是椭圆形，椭圆形的四周采用二龙戏珠的图案，两条龙栩栩如生非常优美，当时，我就决定做一个这样的梳妆台。回家后，我设计好方案，感觉满意了，下料，开始制作。架子很快就做成了，等雕刻龙架时，我下了一番功夫，先把刻刀磨得特别锋利，从龙头龙眼到龙须龙鳞，细刀、粗刀、圆刀、弧刀等，我一刀刀地刻下来了，该润的润，该细的细，该圆的则圆，在这个过程中，我显得特别兴奋，当龙架子的雏形在刀下雕刻出来之时，我心都要醉了。雕刻整个龙架中，鳞片最不易刻，刻多了看上去瘦弱无力，没有生气；刻少了，便感觉肥胖臃肿，失去了美感。所以，我每刻一片鳞，都要先有个空中印象，如何下刀，应该怎样走刀，想清楚了，再下刀，这样，刻出来的鳞片圆润、有生气。龙架子刻完了，我用砂纸打磨出来，再上漆，远远看去，这龙生动自然，活灵活现，像要腾飞一样。看着自己的作品，心气特美好，世间的穷愁寡欲一荡而尽，没想到这木工活竟然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这么大的乐趣。

如今，家里这种“藏品”越来越多，有古朴的小钱匣，四扇屏，甚至还有四周雕花的匾额等，或玲珑剔透，或精美典雅，或细腻温润，每做一件，都会获得一种无比的快感，制作之中，品尝的快乐是别人无法体味到的。

今宵打谜

蔡芳

普通一兵

（春秋人名）

昨日谜面：倾囊相授不藏私

（四字篮球术语）

谜底：一传一切（注：传，作“传授”解；一切，别解为“全部”）